



►年度「黑馬」《史迪仔》。

可愛的「黑馬」史迪仔

自從上月上映以來，《史迪仔》便如一道溫柔卻銳利的旋風，席捲全球票房，短短幾周內便狂攬超過九億美元，成為今年迪士尼真人版電影中的最大「黑馬」。這部改編自二〇〇二年動畫經典的作品，不僅在票房上表現亮眼，更在口碑上獲得壓倒性好評，甚至有大量觀眾盛讚其為「最好看的迪士尼真人版動畫電影」。

《史迪仔》之所以能一舉翻轉觀眾對迪士尼真人化作品的刻板印象，歸功於它對原作精神的忠實還原與感情的細膩刻畫。在失敗的真人版《白雪公主》之後，觀眾對迪士尼的信心一度陷入低潮。然而，《史迪仔》以其真誠動人的劇情與自然不造作的情感線，重新點燃了大家對這間百年影業巨頭的期待。

影片圍繞孤兒女孩莉蘿與外星生物史迪仔之間的相遇與成長展開。在看似天馬行空的外星題材包裝下，藏着對家庭、孤獨與包容的深刻探索。真人版中的演員選角非常成功，小演員對莉蘿的詮釋充滿靈氣與真情，讓角色栩栩如生；而史迪仔則透過先進的CGI技術呈現，雖為虛構角色，卻擁有令人驚訝的情感張力。

本片幽默與淚點之間拿捏得恰到好處。觀影時而因史迪仔的調皮捧腹大笑，時而又因莉蘿與姊姊娜妮的深情互動而眼眶泛紅。電影成功將「Ohana」這句夏威夷語——「家人永遠不會拋棄彼此」——的精神，深植於觀眾心中，無論男女老少，都能在這個溫暖的故事中找到共鳴。

《史迪仔》的成功證明了即使在IP翻拍氾濫、創意枯竭的現今，好故事依舊能感動人心。而迪士尼，或許也終於記起，它最動人的魔法，其實從來都不是炫目的特效，而是真誠與愛。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

加德滿都「王宮」廣場

加德滿都老城區的杜巴（Durbar）廣場在尼泊爾話中是「王宮」廣場之意，從十六世紀到君主制廢除前是國王加冕、居住地。有五十多座建於十六到十九世紀的歷史建築，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世界文化遺產。

從進口往南走，首先經過建於十六世紀、有十二層基座的紅磚塔萊珠（Taleju）女神廟，馬拉王朝的保護神廟。神廟的三層屋頂是該國特色建築，也體現在國旗的三角形上。第八層台基最寬，有矮圍欄，不少女子坐在上面，但一年只開放一次。往裏走，經過小販擺攤的廣場，東北側是哈努曼多卡王宮，因印度教神猴哈努曼的跪坐雕像得名。二〇一五年大地震後大部分不對外開放。能參觀的是王宮北側一樓的博物館，裏面陳列了有關尼泊爾歷史的圖文資料。

走過博物館，穿過庭院，來到著名的「九層塔」：建於十八世紀的巴斯坦布（Basantapur）宮。一進門就見到中文字「中國贊助」，紀念大地震後中國曾派專家、建築隊幫助修復古建築。一樓屋檐下陳列着震後的石雕和木刻殘件。修復後的木刻依然精美，似乎還飄着淡淡檀香。踩着窄窄木梯登樓，迎面碰到一群小學生，身穿制服，吵吵嚷嚷，毫不在意幾乎呈九十度的陡峭樓梯。終於登頂，木窗外清風徐來，廟宇塔林盡收眼底。

最後參觀「活女神」（Kumari）廟。「活女神」被視為塔萊珠女神的化身，從釋迦部精選三到六歲的女童任職，直到青春卸任。她每天中午十二點和下午四點在三樓中部的窗口短暫露面，供人參拜。跟隨遊客進入神廟，果然見到一位八九歲、身穿紅裙的女童出現在窗口，驚鴻一瞥，轉眼就不見了。



獵奇心理，人皆有之。情節曲折離奇的小說、戲文一般會擁有更多讀者、觀眾。清代但明倫評《聊齋》，說其「事則反覆離奇」，論《葛巾》，一篇更是用了二十餘個「轉」字。轉者，曲折也，意想不到也。李漁寫小說把「奇」作為秘訣之一，也是抓住了讀者這一心理。在網絡世界裏，對「奇」的追逐又成了開闢新賽道的訣竅，網絡小說中奇幻的宇宙設定，網絡主播「腦洞大開」的創意，皆在此列。

確實，在很多時候，「奇」與

藝術史上有無數關於舞蹈的畫作，而其中一幅大作是安德烈·德蘭（André Derain）的《舞蹈》（The Dance）。此大作之大，除了其七呎半寬度的尺寸，更在於其感染力，它以原色紅、黃、藍與鮮明的綠色相互碰撞，鋪展出一場不屬於任何真實國度的奇幻景象。

《舞蹈》的色彩衝擊，像是要喚醒我們視覺中被壓抑的某種渴望，這是屬於野獸派（Fauvism）的語言，一種不羈、原始、粗獷的表達。德蘭的《舞蹈》與同年馬蒂斯的《歡樂人生》（Bonheur de Vivre）常被相提並論，兩者都描繪人們在自然中嬉

許晉邦是本地劇壇的新晉編劇，近年作品例如《半桶水》、《凶的空間》屢獲殊榮，其寫作特色是善用劇場元素注入天馬行空的故事，情節詼諧惹笑，同時亦帶出深意。許晉邦為中英劇團編寫的新作《代父重婚》，於葵青劇院黑盒劇場作試驗演出，宣傳資料表明適合十二歲或以上人士觀看，劇本內容明顯地具有成人趣味。我一直關注年輕劇作家的發展，故此當然不會錯過《代》劇。

《代》劇的故事主人翁是青年人成桂賢。某日他犯了風化案而被捕至

香港管弦樂團二〇一九年憑演奏華格納《指環》四部曲，成為英國《留聲機》年度最佳樂團。上周五港樂再演華格納，始知「天外有天」。

這場名為「佩多高斯基的華格納」，是港樂候任音樂總監Tarmo Peltokoski首次以新中文名字貝托祺亮相。這位千禧後出生的芬蘭指揮天才橫溢，演繹細緻，手勢務實秀麗。

回顧他與港樂合作的三套曲目，這次似乎是他最着意炫技的一次。三年前他以二十二歲之齡指揮全套華格納《指環》，音符盡在他血液裏。這次選來荷蘭作曲家Henk de Vlieger，將十幾個小時的音樂，濃

煎炆黃花魚

暑期又到，往澳門跟朋友談茶事，計劃下年的文化推廣工作。會議前例必先吃午餐，朋友推薦一家輕食店，在澳門中央圖書館後面，專賣手作飯糰，再配蔬菜、肉食，是難得的家常小店。點了番茄煮肉片，湯汁稀流，更似菜湯，甜酸輕淺，飯蘸汁、作湯飯都可。另有朋友配湯咖喱煮肉片，同樣是旋風式吸入，很快就吃完。

清新餐點，還有菜蔬煎配小黃花魚柳，魚柳咖喱粉輕醃，微煎脆嫩，香港的午餐確實少見。小時家母煎黃花魚，焦脆香口，加點豉油，下飯最好。外出用餐，黃花魚有油炸、煎封，功夫不同，花費也不一樣。清代《清稗類鈔》有「食黃花魚」一條，先談物產的來源和流通，文說：「黃花魚，一名黃魚，每歲三月初，自天津運至京師，崇文門稅局必先進御，然後市中共得售賣。」從古到今，農曆三月，黃魚當造，天津產多物美。

網絡賽道的奇與平

「爽」存在某種關聯，但對「奇」的過度迷戀，卻會給人造成不適。有的吃播為了吸引流量，不斷嘗試吃「新鮮玩意兒」，罕見的食品倒還罷了，有的活吞金魚、喝食用油，甚至吃風乾的死老鼠。有一次，我刷到一個男主播，蹲在骯髒的水溝邊，挖取小貝類，蘸芥末齙牙咧嘴大嚼，他那廂食指大動，我這邊拇指緊攥，不敢再看。有的微短劇情節從離奇演變為離譜，前不久的《麒麟送子天降喜福》短劇，女主竟生下九十九個兒子，直接比肩神話傳說裏膝下百子的周文

戲的場景，但路徑卻截然不同。

馬蒂斯回望古希臘與阿卡迪亞田園詩般的理想，而德蘭則轉向被標籤為「異國」或「原始」的文化意象。德蘭的靈感，可算是取自東西北，有印度雕刻、非洲面具、羅曼式雕塑、日本版畫、歐洲民間藝術，乃至高更的塔希提幻想。德蘭不是真的在描述哪一個地方，他創造的是一種拼貼式的異國幻景，一場融合他所見、所想、所願的狂想舞會。

畫中，舞者以誇張的姿態舞動，紅色金剛鸚鵡與蜿蜒的綠蛇點綴其間，而牠們不僅象徵熱帶的自然和諧，更暗示了觀者對伊甸園式異域的

警署，其母親馮芷菱到警署將他保釋回家。母子二人發生激烈爭執，原來桂賢來自單親家庭，其父親成坤在桂賢出生當天便因工作意外而去世。陰差陽錯，桂賢在時空轉移之間返回自己出生之前，更被家人誤認為成坤。若要讓父親及自己都能夠洞悉，桂賢只能以父親的身份與母親「洞房」而延續生命……

許晉邦以希臘劇《伊狄帕斯王》的母子亂倫為切入點，構想一個現代親情修補裂痕的故事。全劇以喜鬧手法顛倒時空和人物個性，桂賢幾次穿



縮為一個多小時，指揮全程背譜，直接與百人樂團互動（附圖）。

音樂會以聖桑《動物嘉年華》開始，減半的樂團與荷蘭Jussen兄弟彈奏的雙鋼琴，為樂隊熱身。港樂兩組低弦樂器首席，分別演奏《大象》、《天鵝》，功架盡顯。終曲第

一、第二小提琴的上弓拉弦，絕對神來之筆，據悉也是指揮的特別要求。

焦點在下半場，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舞台坐滿百人三管樂隊，五組弦樂已逾六十人，加上九把圓號、六台豎琴，兩套定音鼓等，蔚為奇觀。編曲忠於原著，以微弱低音弦樂，故事從萊恩河開始。接着各聲部有序加入，指揮營造漸強推向高潮的能力，全曲多次顯露才華。此外，敲擊及圓號分別從從後奏出的音符，也增加了戲劇和立體感。銅管，尤其長號和小號均有機配合整體音色，全奏時斑斕閃耀。全曲高潮在《諸神的黃昏》，一幕一幕的悲劇發展到葬禮進



王。這些「奇」脫離了常識基礎和情理底線，遭到網絡輿論批評。

其實，在逐奇的網絡空間裏，有些平淡樸實的內容，反而得到更多關注。我關注的抖音號中有一個東北某山村的主播，推送了許多其父賣豆腐的視頻，內容大體相似，清晨做一板豆腐、裝上車、推着在村子裏叫賣。交易很簡單，無非稱重、收款，三言兩語；村子並不大，場景沒有多少變化，買主中有不少出鏡多次的「老演員」，但視頻點擊量幾乎都過萬，最多的竟達二百八十多萬。我每次刷到

想像。這場舞蹈發生在一個不存在於現實地圖上的國度，它既不屬於非洲，也不屬於亞洲，它只存在於西方藝術家對「他者」的投射。

然而，這樣的異國情調，究竟是假，還是真？在歐洲帝國主義盛行的年代，德蘭與他的同儕從殖民地展覽、博物館，以及拍賣市場，獲得非西方的藝術品。他們從這些作品中取材，往往不顧其原有文化脈絡，只是以其造型、色彩和形式作為激發現代藝術語彙的靈感來源。

例如，德蘭曾到巴黎與倫敦的民族誌博物館，觀察他眼中的「奇珍異寶」，但其眼光投向的不是原作的宗

《代父重婚》

越，周邊人物都因應一些緣由而改變命運，情節就像近年的日劇《重啟人生》，桂賢需要不斷更新對其他角色的要求及關注，方可扭轉相關角色的不濟命途。劇本的情節豐富，喜感十足，結局亦能令觀眾帶出意料之外的聯想。不過，劇本以一句粗鄙的粵語粗口為核心，不斷重複該話語製造笑料，確實只適合成年觀眾觀賞。

作為新劇本的推介和試驗，《代》劇仍有不少改進空間。劇本現時不少枝葉在於桂賢周邊角色的變化，藉此衍生惹笑情節，但對於桂賢

世界級的華格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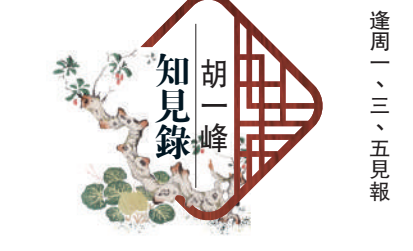
行曲，張力迫人。結束時全曲主題逐一重現，弦樂奏出惋惜，讓人動容。周六晚重演此曲，由德意志留聲機（DG）影音平台作全球直播，據聞之後發行唱片，港樂的華格納走進最高殿堂。

不知道從何時開始，社交媒體上開始流行「遺願清單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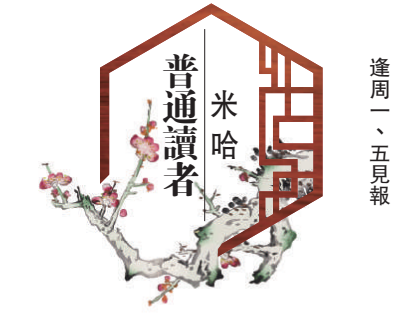
網民們會將自己的「遺願清單」發上社交媒體，雖然千人千面，但也頗有規律可循：最多的是「世界那麼大，我想去看看」：去馬爾代夫浮潛，五嶽打卡，去一次西藏，去看一次極光，去看一次金字塔，去南極……然後就是「體驗多樣人生」：克服恐懼完成一次跳傘，參加一次馬拉松，寫一本自己的回憶錄，學習圍棋……

與其說這是「遺願清單」，不如說是一個人生的待辦事項。儘管只差兩個字，但「遺願清單」和「遺願」卻帶着完全不同的氣質：「遺願」屬於死亡，「遺願清單」則屬於生命；「遺願」是風燭殘年時的耿耿於懷和牽腸掛肚，「遺願清單」則是屬於年富力強時的雄心勃勃和魂牽夢縈。

時，也願花上七八分鐘，靜靜地看着老師傅把一板豆腐賣完。這些視頻彷彿是我們自己生活的鏡像，又像其延長線，而視頻裏的人，好似我們的鄰人、朋友。看這些視頻，彷彿有一個耙在心理平移，緩緩而執著地推走焦慮和煩躁。



教意涵或社會功能，而是它們帶來的「純粹形式感」與「野性力量」。換句話說，《舞蹈》中的異國情調，是經過西方藝術家再造的產物，它不真實，甚至是扭曲的。（待續）



與母親芷菱的濃情關係，尚可適度加深描寫，從而與其他角色作出更大程度的對比效果。表演方面，全劇實際以單向舞台為呈現方式，但是次於黑盒劇場卻安排三面觀眾，舞台空間運用並不理想。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遺願清單

轉念一想，和所有的待辦事項總是會被各種瑣事耽誤，往往「半永久性」停留在「代辦」狀態一樣，這些事情之所以被寫上「遺願清單」，不也正是因為我們總是想做而做不了嗎？而阻止我們將某件事從清單上劃掉的原因無非是「沒錢」或是「沒閒」——若是財務自由，不被朝九晚五的上班所困，去馬爾代夫、去西藏、去看極光企鵝金字塔又有何難？去跳傘、去馬拉松，去寫書、學圍棋，又有何難？莫非……待到有機會有閒時，清單上的事項就真的只能變成「遺願」了嗎？

